

随笔·乡村纪事

# 剃头洋

□郎纪山

过去,我们这一带有一种习惯,常常把手艺人的名字缀在行作的后面,如“木匠亭”“铁匠贤”“剃猪民”等,没有贬义,只图叫起来顺口。李洋儒是个剃头的,自然,人们就喊他剃头洋。

据老辈人讲,剃头洋小时候长得白白净净,很招人喜欢。他的爷爷念过几年私塾,识文断字,算是个文化人,对小孙子疼爱有加,寄予厚望,就给他起了个很文雅的名字——李洋儒,希望他日后学有所成,光耀门庭。等李洋儒七八岁入学时,字写得歪歪扭扭跟蚂蚁爬似的,算术更是一窍不通,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完不成。老师批评他,他嘟囔道:“老师,我一写字就头晕。”次数多了就落了个俗语:剃头洋写字——我头晕。

李洋儒十五六岁时还在上小学五年级,个头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,像羊群中的骆驼,觉得很无趣,死活不上了。父亲见他不是读书的那块料,也就不再勉强他。父亲见他身单力薄,干农活吃不消,就让他拜村上的老剃头匠“剃头鸣”为师,好歹谋一个吃饭门路。李洋儒就跟着老师“剃头鸣”学剃头。

农村人不讲究,年岁稍长的多剃个光头葫芦,小孩子剃个“茶壶盖”,小伙子留个“缨子头”。刚开始,李洋儒给老师打下手,学洗头、洗胡子,用手推子给小孩子推“茶壶盖”。李洋儒跟老师学了三年,接过师傅送的一套剃头家伙儿,算是出师了。恰好那一年的年底,平舞会战开始了,他作为民兵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平舞会战的工地上。因为会理发手艺,连领导就安排他当了一名理发员,一个月抽出几天时间专门给工友们理发,这也算是学有所用。

散文·美景履痕

李洋儒在工地上表现很积极,苦活儿累活儿抢着干,处处不落人后。冬季总是第一个起床,把工棚里的土火炉捅开,烧上热水,好让工友们起来洗脸。休息的时候,别人逛街睡大觉,只要有人理发,二话不说就忙活开来。洗时先用手试一水水温,然后轻挠慢搓,为的是把头发、胡须洗透。开剃时把刀子磨得锃亮,平刀慢拉,先顺茬儿后呛茬儿,刀锋掠过,如暖风拂面。末了,再掏耳、割泪囊,令人周身酥麻。常常理完了,人还躺倒那儿打呼噜,没醒过来。

时间一长,李洋儒就赢得了全连工友们的夸赞,评先进选劳模每次少不了他。两年后,平舞会战结束,大家各自回到了家乡。

李洋儒回到家里继续干他的老本行——给人剃头,成了地地道道的剃头匠。当然,农忙时还得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。就这样,李洋儒整天忙碌着、快乐着。没有人再喊他的姓名,背地里都叫他剃头洋。

剃头洋生性爱热闹,这也与他干的活儿有关。剃头场儿里,也算是农村消息的集散地,前三皇后五帝,东家长西家短,谁的祖上叫啥名谁,谁家跟谁家是一门头的,“喷”啥的都有,剃头洋很爱听。听得多了知道得多了,所以就存了一肚子故事。那时,只要剃头洋的剃头摊子在树荫下一扎,剃头不剃头的就围了过来,专门听他讲故事。剃头洋不紧不慢地一边干活儿一边讲,说得清道得明,很吸引人。有年纪长者不服气,与他争论,脸红脖子粗地说:“你比我大?比我记事儿还早哩!”

“你年纪大没有我生月大,更没有我记事儿早。”剃头洋不急,慢悠悠地说,众人一阵哄笑。

后来,村里的人一遇着抬杠,年龄小

的就说,剃头洋说:“你年纪大没有我生月大,更没有我记事儿早。”

20世纪80年代,剃光头的还比较多,剃头洋的生意还可以。每年的麦罢,拉一辆架子车,车上放着一杆秤,挨门挨户收麦子,大人一年收25斤,小孩儿减半,一年下来可收两大车麦子,算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后来,人们越来越讲究,剃头变成了理发,要跑到几里外镇上的理发店。渐渐地,剃头洋的生意就越来越少了。

生意少了,剃头洋就提不起精神,显得很落寞。有人就说,你不会在村头公路边开个铺子?

剃头洋觉得在理,于是就开了个小小的剃头铺子,一小间,连门头牌子都没有。

镇上的理发店虽然干净卫生,洗、理、烫、染、吹、拉样样俱全,就是“刀子活”差,说白了就是不擅长用剃刀,头、脸剃刮得毛糙,更不用说净面、掏耳、割泪囊了。再说了,收费也贵,每次少说也得五块八块。剃头洋用了大半辈子剃刀,刀子活自不必说。再说了,价格便宜,三块钱,用他的话说是,卖了孩子买个猴儿——咱是好玩儿。就吸引了三乡五里的老头儿们前来理发。

于是,剃头洋的剃头铺子又热闹起来。但毕竟是奔七十的人了,晃一天实在顶不住。后来索性一天只做十个活儿,上午五个,下午五个,多一个不做。

剃头洋的两个孩子很争气,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,毕业后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,坚决反对老父亲再干这活儿,说,也不是嫌丢人,就是不差这俩钱儿。

剃头洋说,我的命贱,不干活儿手痒。再说了,不叫我干这活儿,谁跟我喷空哩,这也算是,皇帝学做木匠活儿——不为吃穿找乐子吧!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# 寒风正漫过岁月的疏篱

(外一首)

□李季

寒风正漫过  
岁月的疏篱  
空荡荡的院子  
回旋着落叶  
雪前的阳光稍作停留  
如你投来的  
远远的一瞥

我们都是冬天出生的孩子  
注定要用一生寻找温暖  
阳光走后,燃起  
往事的柴薪

我常常发愁  
漫长的寒夜如何度过  
我总是半夜  
就把梦做完了  
另半夜,只好空着  
空着的时光里,往事  
在静静地燃烧

那不能熄灭的  
相思和哀愁

## 岁月是忧伤的酒

沿着星光的指引  
我把一路的荒山野岭和风霜雨雪  
都顺便爱了一次  
把你所爱的  
也顺便爱了一次  
最深情的话都不适合倾诉  
于是,我默默地想你  
岁月是忧伤的酒  
我饮下月缺之夜的缺  
也饮下月圆之夜的缺

花怎么开都行  
水怎么流都可以  
我所能抓住的  
只是遥远往事里的寒意

时日苍茫,我不说宿命  
这悲苦的人间  
依然深不见底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 
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  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  
13938039936@139.com  
投稿邮箱:  
13938039936

# 幸福岛掠影

□邢俊霞

飞机在甘岛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,我的心跳莫名加快了起来。对于我这样闲暇游山水的人来说,似乎有些不正常,可转念一想,又觉得正常,毕竟初次到马尔代夫这异域风情之地,它于我而言,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,多少会令人遐想一番。

甘岛机场离我的目的地——马尔代夫幸福岛只有15分钟的路程,由于二者隔海相望,这15分钟坐快艇才能到达。快艇之上,风无礼地掀起裙裾,显得霸气十足。放眼望去,唯美不过眼前景:近看,海水清澈如洗风情万种;远看,椰林树影如画摄人魂魄。岛上的别墅群隐约可见,静中添幽,幽中含烟。

幸福岛位于马尔代夫最南端,属热带海洋性气候,昼夜温差不大,全岛拥有4公里长的海岸线,建有连排的海滩别墅、娱乐休闲吧、卡拉OK室、餐厅、服务中心等。

我们一行五人,分住别墅201和210,别墅木质结构,面积大概50多平方米,离海三五米远。坐在屋里能听到涨潮时海浪拍击堤岸的声音,空调和热水是联动的,要热水冲凉必须先开空调,搞笑的是冲凉的地方和卫生间都是露天的,新奇倒是够新奇,就是那里是蚊子的势力范围,稍不留神,蚊子就会像战斗机一样俯冲过来,在人四周上下盘旋、左右迂回、前后躲避,一旦寻找好突破口,立即瞅准时机,不是在裸露的四肢上亲吻一下,就是在头面部饱餐一顿,随后带

着胜利的喜悦潇洒而去。

幸福岛无疑是个浪漫之地。阳光在地上流淌,白云在椰树梢上飞翔。时间就像抹过窗,分分钟都浸着仙境般香甜的味道。信步岛上,但见小路两旁椰树林立,嫩绿、翠绿、黛绿……一波又一波地涌来,生命的原色将这里层林尽染。一波又一波的游人,新履旧影,依稀被刻录在光阴深处。

椰林从不寂寞。有小动物常来光顾,与之嬉戏游玩。小螃蟹以上苍赋予的姿态横行过来;蝎子则静静趴在椰树根部,不言不语;寄居蟹以螺壳为寄体,负壳前行,一旦受到惊吓,身体立即缩回壳内,任你百般挑逗,也难觅踪影;蜘蛛在空中一丝不苟地结网,也结着它们的未来。树上挂着的沉甸甸椰子低头看着这一切,静静地享受光阴的流转。

幸福岛的夜黑得令人窒息。夜幕覆盖,整个岛无灯无光,只有椰林目送着南来北往万里寻梦的游人。不同的语种,不同的肤色,渐渐没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,消失不见了……

白沙滩是幸福岛一景,绵柔细腻,白砂糖一般。白沙是珊瑚的骨,由白珊瑚风化磨碎而成,我在海滨浴场游泳的时候,就亲眼看见海面之下被无数彩色的小鱼围绕的白色珊瑚群,而海岸边也散落着成堆没有生命的细碎珊瑚。

沙滩是孩子的天地。有了孩子的嬉戏玩耍,沙滩变得灵动有趣起来。小外孙把沙子堆积成塔,瞬间被涌来的浪打回原

形,但他仍乐此不疲,重新搭建。就在搭建与摧毁之间,小外孙“咯咯”的笑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场景。我和女儿坐在沙滩床上或者看孩子和奶奶在沙滩上玩耍,或者看女婿搏击海浪,畅游浴场,或者望远方天际。或者只沐着夏风,感知一些平仄的韵律。

观海豚是幸福岛众多项目中的一项。碧波荡漾的海面上,快艇风驰电掣般离岸而去,驶向海豚经常出没的区域。皮肤黝黑的船员站立船头,寻找海豚的身影,一旦海豚现身或听到海豚的叫声,快艇立即前往。只见成群的海豚时而跃出海面,时而沉入海底,不时发出叫声,似乎在向远道而来的客人问好,而游人好像听懂了似的欢呼回应,瞬间人欢豚叫,一派喧闹。让我不禁觉得,如果不是吹着猛烈的风,恐怕空气都会热的沸腾起来。

实际上,看海豚的不止我们一船人,另有一艘快艇与我们左右相随,听到喊叫的声音我不由得笑出声来。唐朝诗人崔颢曾写道:“停船暂借问,或恐是同乡。”而此时,我不用停船借问,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同乡,不止黑头发黄皮肤,而且乡音未改——尽管方言不同,说的都是汉语。

幸福岛美得让人流连忘返。如果之后我有幸再来一次这里,我大概会把脚步放缓一些,灵魂放慢一些。想那时,波光潋滟正好,水天一色正好,微风不燥正好,一切都天衣无缝得刚刚好,好到让光阴变得悠然、舒缓、简单、恬淡。